

第九回 受無辜舅甥同罪 同患難姑表聯姻

詞曰：

明月，明月，搖出一天江色。清輝萬里，孤燈潭影，花陰悶人。人間，人間，撇下許多秋韻。

右調《轉應曲》

話說聞生別小姐回蘇州來。曉行夜宿，不一日到了臨清，要等開閘。此時糧船正多，一時不能過閘。心下焦燥，因想起同年孔之裔在臨清住，又聯捷了，不如去拜他一拜也好。但未知曾回來否，差家人去問，轉回來復道：“孔爺前日纔回家裏，在前邊不遠。”聞生就來拜孔之裔。

孔之裔出來相見，敘了寒溫。說道：“年兄為何此時纔歸？”聞生道：“因在家母舅住所耽擱了數月。”孔之裔道：“令母舅是哪一位？”聞生道：“家母舅是胡敬庵，現任濟南。”孔之裔想了想，喫驚問道：“莫非諱宗堯的麼？”聞生道：“正是。”孔之裔道：“年兄幾時離省城的？”聞生道：“數日前起身的。”孔之裔道：“令母舅被禮科參了，年兄可知道麼？”聞生道：“此信可真？”孔之裔道：“目下的事，有報在此。”就叫家人拿報出來。聞生展開一看，只見“禮科錢一本，為交通逆藩、意圖不軌事。奉聖旨：胡宗堯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旗，扭解來京究問。其案中有名人犯一並拿究。”聞生看了，大驚失色道：“甚麼交通逆藩，這禮科可就是敝鄉刑尊？”孔之裔道：“這倒不知。山東齊王謀逆，連累許多無辜，年兄不知道麼？”聞生道：“聞是聞得，不知為何把母舅參在裏面？”就別了孔之裔。回來想道：“舅舅既為事進京，舅母、表妹斷然流落山東，不能回來。我想我為方小姐趕回，只恐他已成了，我去也無益。如今表妹，現在患難之時，一則母舅被拿，也該看他一番；二則帶了舅母、表妹回去，也是我至親之事。”算計定了，對家人胡仁說知，恐怕船行得遲，就起岸仍往濟南來。

曉行夜宿，星飛趕來，不則一日，到了濟南。進得城門，到府前來問，說老爺拿了進京，家眷就起身回家去了。聞生聽說，不覺淚下道：“我又來得不湊巧了。”如今進退兩難，望著衙署，想起小姐，甚覺淒慘，就口佔一詞道：

回首處，風暖杏花天。記得月移花影下，翠羅同縮踏春煙。心事淚痕邊。

右調《憶江南》

聞生望著衙署，徘徊一會，想起母舅、妹子已回家去，不知路上何如，幾時到家。心下只是想著茜芸小姐，又一心記掛著母舅，在京中不知辯得何如，心下思想不定。只見堪堪紅日西沉，仍舊到舊日的飯店裏來。只見裏面人都下滿了，有些差官模樣的下在裏面，店主人見了聞生道：“相公一向哪裏去來？”聞生道：“我正要回家，在路上知老爺為事進京，特轉來接家眷，不想家眷又起身去了。”說得哽咽起來。店主人道：“正是，前日老爺起身的時節，城中百姓哪一個不稱冤？極好的一個官，又不要錢、又極明白，不知為著甚事朝廷拿了去？”聞生道：“便是說他交通齊王，可不是冤事？我如今正要進京。”店主人道：“相公該去看看老爺纔是。”便叫收拾一間乾淨房，把聞生歇了不題。

卻說京師裏，為胡宗堯這件事，因是交通逆藩、欲圖篡弒，甚是嚴密。拿了胡宗堯進京，一邊就差人出京，拿他侄子胡朋。這些錦衣衛的官旗，恰好也歇在這個飯店裏。也是合當有事，聞生與店主人說話之時，講甚接家眷進京、看老爺的這些話，早被一個青衣大帽的人聽見了。正是：

逢人只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。

莫道隔牆無耳聽，須知窗外豈無人。

那人聽了，走將進去，與那些同伙的人，秘密的說了幾句話，又走進來問店主人道：“昨日這位相公，到也生得十分齊整，說就是胡大人的侄子。”店主人道：“正是。”那人又問道：“你可曉得他的名字麼？”店家道：“名字倒忘了。我還記得他曾替我們寫了幾把扇子，想是……是一個字的。”那人道：“可是一個朋友的朋字麼？”店主人想了一想，點頭道：“正是。”那人道：“真好個人品。”贊了一聲，又進去了。

卻說聞生是夜在旅店中安歇，因心緒愁亂，夜不成寐，挨至三鼓，方纔合眼。夢見走到一個絕頂的山嶺上，兩旁無數樹木。正觀看時，只見兩邊擁出數隻白額老虎來，張牙舞爪，直撲聞生。聞生閃避不及，撲身向前，腳踏一空，一骨碌直滾下嶺來，卻跌在一株大樹上。只見頃刻之間，涌出一派大水，那幾隻老虎都俯首低尾而去。聞生喫了一大驚，醒來卻是一夢。想道：“嶺乃險峻之地，虎乃傷人之物，我身在嶺上，此是履險地了；又遇著猛虎，以有傷人之意。後來卻又墜在大樹之上，又涌出許多水來。此夢凶吉未卜。莫非我娘舅在京有些不妙麼？難道我這一行。有甚不祥之事？”

正胡思亂想之間，只見一伙青衣大帽的人，一齊擁進房來道：“奉旨拿叛逆胡朋。”聞生聽了，驚得面如土色，心膽俱裂。隔了一會，纔說道：“我是新科舉人，有甚反叛？”公差一齊道：“奉旨拿你，怕你甚麼舉人、進士？你與叔子通同謀反，如今你叔子胡宗堯已解進京，朝廷特旨，差往徽州拿胡朋。你如今已在此地，快快一同進京，也免得我們遠差。”聞生道：“列位公差不要差了，我是聞友，哪裏是胡朋？你們還去拿那個真胡朋去。”眾人道：“你明明是胡宗堯的侄子，昨日對店主人說的話，我們已都聽見了，還要死賴？如今真胡朋假胡朋，你自到京中。朝廷面前去辨，我們也不管你閑帳。”聞生無奈，只得隨了這伙人，同往京師。正是：

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一時禍福，

雖然無妄之災，難免窮途之哭。

話說聞生一路行，一路想道：“我一時鬼名，如何就有人曉得？又說甚麼交通逆藩，有何憑據？我想真的假不得，假的真不了，我到京中自有辨處。”不幾時到了京師。去錦衣衛投到狀，聞生辨道：“舉人是蘇州聞友，不知為甚事拿來？”錦衣衛道：“為著交通齊王之事，你還不知道麼？”聞生力辯，北鎮撫道：“你明明是胡朋，與叔子交通逆藩，怎麼又冒認新科聞友？”聞生又辯道：“舉人是去歲中的，現有兩大座主並本房師刑部員外沈椿，皆可識認。怎麼敢冒認？”北鎮撫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怎麼不查個端的就胡亂解來？可恨，可恨！”就叫差人押了，到翰林院、刑部來認。先到刑部沈員外署中，沈員外大驚，認道：“這是我本房中的人，怎麼說他是胡朋？”就自己到錦衣衛，來對北鎮撫講了。北鎮撫大怒，將差人痛責，立即釋放了。一面派人去拿真正胡朋。

聞生得脫，心下想道：“夢中之事，真是奇怪。如今牙爪的利害，豈不就如虎一般？後來得了大水之救，原來卻是本房師之力。”隨即來謝沈員外，道：“多蒙老師大力，使門生得脫此冤，自今以往之年，皆老師再造之恩也！”沈員外道：“賢契偶罹無妄之災，不倖特為辯明，何為之有？”因問道：“賢契為何被拿？”聞生道：“胡宗堯是家母舅。因在店中訪問消息，被他拿來。”因細問胡公被參之事，沈員外道：“參令母舅的就是當初貴府司理。齊王的事一向罷了，不知他為甚麼又提起來？前日令母舅拿到，奉旨三法司會審，學生也在那裏。他本中又參一個胡朋在裏面。”聞生就接口道：“正要請教老師，他參胡朋怎麼樣？”沈員外道：“他參令母舅同侄胡朋交通齊王。前日令母舅辯說並無子侄，雖有一個胡朋，是徽州人，並非一家。所以將令母舅收禁，去提胡朋來對問。如今只要那個胡朋不攀，令母舅便無事了。”聞生又問道：“他參的有何指實？”沈員外道：“據他說有胡朋與齊王的詩。”聞生道：“原來如此。家母舅之事，全仗老師推愛，一為周旋。”沈員外道：“既是令母舅，學生再沒有不用力的。”聞生就辭別道：“門生當未曾見家母舅，去見過之後，再來領老師之教。”辭別了，竟到刑部獄裏來。

二人見了，不覺淒楚起來，相對哭下。胡公問道：“賢甥為何到此？”聞生道：“外甥到了臨清，在孔之裔家中（後缺320字），家中又無人料理，心中甚是掛念。如今依我的意思，成了此姻，但不知賢甥之意如何？”聞生聽了，心下暗喜，道：“承母舅之命，外甥安敢推阻。只是老父在家，不知此意，外甥須修書一封寄去，將母舅之意達上，省得父母在家，又尋親事。”胡公道：“極說得是。我也就要寄書與你父親，道達我意。”聞生就在京中等胡朋來審。

卻說京師，原是個人才聚會的所在，亦極是個風流瀟灑的地面。那些貢監及年少科第，在京不是賦詩喫酒，便去宿妓邀娼，這是免不得的。聞生是個少年鄉科，人物又生得流動，自有那些幫閑蔑片來走動。一個蔑片，叫做花引賢，來對聞生說道：“近日下路來一個妓女，名喚醉雅雅，甚是可人，又彈得好琵琶。我們去看看何如？”聞生正納悶不過，便道：“甚妙。”就一同往西河沿來。到了雅雅家裏，只見門前車馬紛紛，也有來接的，也有來訪他的，也有送禮的……十分熱鬧。到了裏面，花引賢問道：“姑娘在家麼？這是蘇州聞相公，特來相訪。”老媽媽道：“前日戚皇親接了去，還不曾回來。”聞生見如此光景，只道他怎麼絕色，甚是悵悵。

過了幾日，訪得雅雅在家，花引賢又來拉了聞相公同去，正是：

西施漫道浣春紗，雅雅今日斗麗華，

日暮笙歌能款客，此時賣笑向誰家！

未知花引賢同相如此去訪得雅雅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